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五十一回 知恩不報偏生歹意 放火燒人反害自身

且說智爺叫徐良裝作啞巴，以免婦人疑心。不料一看這個婦人，好生兇惡：身高七尺，胖大魁偉。頭上一塊絹帕，把她那一腦袋的黃頭髮包住，像地皮顏色的臉上，還搽了一臉粉，畫了兩道重眉。蒜頭鼻子，窩扣眼，厚嘴唇，大板牙，烏牙根，大耳垂輪上掛著兩個銅圈。穿一件藍布褂，腰中繫著一塊藍油裙。兩隻大腳，一臉橫肉。打著燈籠，年紀約夠三十多歲，說話聲音洪亮。三位一瞧，就知不是良善之輩。徐良瞧了智爺一眼。智爺想著天氣已晚，又沒有別的住戶人家，滿讓這婦人兇惡，有自己，有徐良，還怕她什麼？衝著婦人，深深一恭到地，說：「大嫂，這是我的姪子，冒染了風寒，在鋪中做買賣，伙友俱都不願意，故此把他背回家去，打此經過。天氣已晚，就求大嫂行個方便，我們在院裡都行。」婦人說：「我們這裡有兩間西房，就是太破爛，你們若是不嫌冷，也算不了什麼要緊。」復又拿燈籠一照，說：「呀！這就是個病人哪。」此時施俊已用青紗，把臉遮住。智爺說：「不錯。這就是我姪子。」又問：「這個背人的人是人是鬼？」本來徐良生得面貌難看，又是兩道白眉，往下一搭拉，只是吊死鬼一般。智爺說：「他是啞巴。」帶著徐良真會，他就「啊吧吧」的指手畫腳，也不知說些什麼，招的那婦人哈哈大笑說：「錯過他是啞巴，我可真不敢叫你們在這裡住下。幾位請進來罷。」智爺隨同進去。婦人進來，關上大門，直奔西房。這院內是三間上房，很大的個院子，兩間西房離上房甚遠。靠南牆，堆著些柴薪。進了兩間西房，那婦人把油燈點上，徐良就把施俊放在炕上。婦人說：「應當給你們預備些茶水，皆因我們家沒有茶葉，屈尊些罷。」智爺說：「這就多打擾，還敢討茶？大嫂請歇息去罷。」婦人轉頭出去。施俊腿上傷痛，直哼咳不止。那盞燈，又沒有什麼燈油，不大的工夫，油燈一滅，徐良、智爺就在炕上盤膝而坐。二人悶坐了半天，也覺困倦，雙合二目，沉沉睡去。忽聽外面打門，婦人問：「是誰？」外面答言說：「快開罷，是我。這可算終日打雁，叫雁啄了眼了。快開門來罷，我被人打得渾身是傷，我好容易爬回來了。」婦人出來，把門開了一看，丈夫渾身是血，一癩一點的往裡邊走，進了上房，往桌子上一臥，不敢坐下。他妻子問：「什麼緣故？」那人說：「皆因我在龍王廟棺材裡--」他妻子一擺手說：「你別嚷，西屋裡有投宿的三個人呢。你教人家聽了去，豈不是自己把自己告下來麼？」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，這個就是龍王廟棺材裡裝做死鬼的那人。這婦人，是他的妻子刁氏。吳天良就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。把徐良給他那兩口銀子拿出來放在八仙桌上。復又說：「西屋裡有三個投宿的，我在外頭做買賣沒做成，我在家裡做這號買賣罷。」刁氏說：「你說打你給你銀子的，是白眉毛？」吳天良說：「對，長得與吊死鬼一般。」刁氏說：「此時他變了一個啞巴了。」就把三個人投宿情由告訴了吳天良。吳天良說：「內中要有那個人，可不好辦。他說給我銀子，叫我痛改前非，他一個人，我就了不了，何況他們三個。依我說，明日早晨，讓他們走罷。」婦人說：「呸！可惜這個男子皮叫你披了來，你還不如我三縷梳頭，兩截穿衣的。常言說得好：『逢強智取，遇弱活擒。』」吳天良問：「你有什麼主意？」刁氏說：「我出去聽聽，等他們睡著時節，咱們南牆有的是柴火，堵著西屋門，把柴薪堆將起來一點，拚著這兩間西屋不要，把他們燒死在內。你要是有膽子，等他們睡著的時節，用刀結果他們三個的性命，也費不了多大事情。你要不敢，只可放火燒死他們。」吳天良說：「燒他們倒是個善法子，我可不敢殺他們去。」刁氏說：「待我出去聽聽。」出去工夫不大，回來笑嘻嘻說道：「天假其便，他們都睡著了，油燈也滅了，咱們就此行事。」當時間，兩口子手忙腳亂，把柴薪搭在西屋的門首。刁氏叫吳天良取火紙去。吳天良蹣跚到屋中要取火紙，抬頭一看，八仙桌上，兩錠銀子沒了。刁氏正在那裡等著取火紙，聽見屋中間：「家裡的銀子哪裡去了？」刁氏一聞此言，暗暗咒罵說：「好烏龜王八小子，單在這個時候問我話，我若一答言，把這屋內人由夢中驚醒，咱們這事還辦得成嗎？真是一點心眼沒有。」又聽上房中，哎呀一聲叫喚，又是撲咚一聲，婦人疑著丈夫絆了一個筋頭，心想：「你太是無能之輩了。」一賭氣，自己去取。剛要轉身，覺著脖子被人掐住。那人將她往起一提，直奔屋門口來了。就聽屋中間：「智叔父，拿住了沒有？」外面答言說：「拿住了。你那個拿住了沒有？」屋中說：「拿住了。」

原來徐良與智化，俱都聽見吳天良回來了，徐良就低聲告訴了智化一遍吳天良這件事情。智爺聽著，也是生氣。徐良出了西屋，把他們兩口子定下的計策，盡都聽去，復又回來，低聲告訴智爺。二人扒著窗戶往外看著，待婦人臨近，徐良與智爺一齊假裝打呼，施俊是真睡著了。待婦人聽准奔上房時節，徐良與智爺也出房來了。智化在西房上趴著，徐良在正房上趴著。二人早就商量好了，看著他們兩口子一搬柴火，徐良就跳下房來，進了屋子，把兩口銀子收在兜囊之內，說：「俺老西捨命不捨財。」在八仙桌子底下一蹲。吳天良進來，一找銀子不見，才問他妻子，早就叫徐良把兩條腿腕子扭住，往懷裡一帶，撲咚一聲，栽倒在地。徐良往外一躍，把他脖子掐住。智爺把婦人提在屋中。徐良先把男的捆上，智爺把女的往下一扔，徐良也把她捆上。刁氏苦苦央求，徐良撕衣襟，把她口來堵塞，轉過臉來對吳天良說：「你說有八口歲老娘，在哪裡？請出來我見見。我給你的銀子告訴你老娘，打算作個什麼買賣？」吳天良四馬倒攢擠在地上趴著，衝著徐良說：「我的媽媽沒在家，往姥姥家去了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告訴你，不改前非，大環刀不饒。我還給了你兩口銀子，你還要放火燒我，可見你的良心何在？我不殺你，怕留下壞根兒。」說著，手中刀往下一落，只聽咔嚓一聲，紅光崩現。回手就把那婦人咔嚓一聲，也結果了性命。智爺說：「你結果兩條性命，是他們罪當如此，就怕地面官擔待不住。」徐良說：「這個賊人，素常不知害死多少人的性命，這也是他的惡貫滿盈。明日咱們爺們起身時節，把房子點著，將他們屍首火中焚化，絕沒有地面官的事情。」智爺說：「這個主意也好，咱們此時，趁著施相公睡覺，先定下一個主意，明天到太歲坊倒是怎麼個救法？」徐良說：「總是你老人家吩咐。」智爺說：「我方才想了一個主意。明天，咱們到金錢堡店中住下，先去至惡霸家中探道，再找一個幽密所在，咱們把施俊背出去，叫他在幽密所在等著。咱們先買一副靴帽藍衫，待等把金氏救出來，叫她女扮男裝。咱們預先出店時節，就告訴明白了店裡，就說施俊上他表弟家裡去。咱們把金氏救回，就說是施俊表弟。第二日五更起身，僱上車輛，行出去幾里地，找店叫他們住下。咱們再返轉回來，進太歲坊，殺他們個乾乾淨淨。明天，咱們是只救人，但得不殺人，可連一個別殺，為的是咱們走出一站去，就不怕了。次日剩咱們二人，殺完了人一走，誰還能追得上咱們，你想我這個主意如何？」徐良一聽，說：「總是你老人家足智多謀。再要說，進太歲坊，也不准知我那弟婦在什麼地方，趁著我這裡有一身鬼衣裳，我就穿戴起來，滋滋亂叫，連男帶女，他們見著，不能不怕，你老人家趁慌亂之際，也好找我弟婦。智叔父想想，我這個主意如何？」智爺說：「你要裝鬼，我就裝神。我那裡有一個隔面具，是個金臉的，披散著紅頭髮，我那裡還有一件青衫，有一個蒼蠅拂兒，我就算夜遊神。」徐良說：「我算吊死鬼，這可真有個玩意兒了。」爺兩個把主意商量妥當，又到西屋裡看了一看，施俊方才由夢中諒醒。徐良說：「天氣不早，咱們該起身了。」施俊問：「怎麼謝那婦人呢？」徐良說：「早就謝了她一刀。」施俊問：「此話怎麼講？」徐良說：「你打算那婦人是好人哪？」就將底裡原由對他說了一遍。施俊說：「這一番若不虧叔父兄長，我又身歸那世去了。」徐良出來，把柴薪堆進屋中，立刻點著，背起施俊就走。智爺開了大門，將走一箭之遙，就見烈焰飛騰，火光大作。走到紅日東升時節，遇見一個趕腳的，就叫施俊上了驢，馱往金錢堡。

到了金錢堡天已晌午，施俊下驢，仍然是徐良背著，把青紗罩住臉面。

這金錢堡是東西大街，南北的鋪面，人煙稠密，熱鬧非常。路北有一座大店，是高升店。將近店門，伙計迎出來問說：「三位是住店的？」智爺說：「可有上房？」問答：「有上房。」將往裡走，忽聽後面叫了一聲，如同打了個霹靂相仿。智化、徐良一看，來了四人，紅黃黑藍四張臉面，四樣衣服，全是帶刀，有夜行衣包，好生兇猛。若問四個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